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六十二回 殺親王巧傳御筆 戲宮女假寐龍牀

大家設鎮重藩封，保障邊疆得安寧。本為幼君除弊政，權奸矯旨害賢王。

再講張居正看見東遼王奏他專權誤國等到事，心中忿恨，道：「東遼王！你雖是金枝玉葉，但你職非言官，出位言事，分明欺主年幼，毀謗大臣，心懷不善，莫非要謀奪江山麼？」

遼王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，欺主年幼，把持朝綱，殺害忠良，滿朝盡是狐群狗黨之人，異日必有弑奪之禍。乞主人速將居正盡法，以免禍根。」居正忙代傳旨意道：「遼王擅罵宰相，當殿欺君，候旨定奪。」遂將御筆塞在小主手中。原來居正要謀大事，只教小主寫一個「斬」字。居正接上，大呼道：「奉聖旨，立拿遼王斬首！」

兩邊校尉尚未動手，早被遼王趨至御座之前，將手把居正一持舉起半天，大喝道：「奸賊！我王室至親，並無不法，你乃假傳聖旨殺我麼？」說罷，將居正扯下一丟，跌得半死。朝臣見了，俱來相勸。那內侍恐驚了龍駕，忙傳達旨請退班，抱了幼主，退入後宮。諸臣只得退朝散班。

那居正回府，心中想道：「可恨遼王，今日在朝中把我這等羞辱，我必要把他擺佈。」心中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有了，我今點齊鐵甲奇兵一千，圍住他府第。用一個心腹官員，傳旨將他滿門取斬，方泄我恨。左右，你去傳兵部陳爺，叫他預先點一千鐵甲奇兵，明日午門候旨。」左右領命去了。

次日五鼓，居正入朝，即將自己寫的旨意呈上幼主。那幼主不知，又批一個「斬」字。居正捧了聖旨，傳宣道：「聖上有旨：著兵部陳文，提御林軍一千，圍著鎮東遼王府，滿門斬首回奏。」

陳文接了聖旨，來到王府，大叫道：「聖旨下，跪聽宣讀。」

遼王忙穿衣冠，接入跪下。陳文開讀詔書道：「鎮東遼王，欺君慢上，實有反逆之心，應該滿門取斬，以正國法。欽哉謝恩！」遼王聽了，怒髮衝冠，也不謝恩，站起來大叫道：「先帝呵！滿朝多少忠良，你不付托他輔佐幼主，偏偏托奸賊。如今把幼主欺騙，把我一門抄斬。天使大人，待本藩回奏太后，然後就刑罷。」陳文道：「旨意已下，誰敢遲延？左右動手！」鐵甲奇兵一刀將遼王斬了頭下來。眾人一齊動手，見一個殺一個，見兩個殺兩個；從辰時殺到午時，把一家千餘人殺了罄空。陳文入朝繳旨。居正又著人抄沒家產，抄出白銀二百萬兩。居正命人搬入相府，將王府封鎖。次日，陳文升為吏部尚書。

居正每日朝罷，進宮教習幼主，這些太監、宮娥，輪流伺候奉侍，日日在宮中飲宴，然後回去。

這一日，太后傳旨說：「太師教習太子有功，內宮賜宴。」

居正謝恩入宮，吩咐不用太監服侍，只留宮娥斟酒，飲了多時，不覺大醉。見執壺的宮女花容月貌，十分美色，不覺春心搖動，微笑道：「你這宮娥過來，我太師問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宮娥走到太師跟前，含笑答道：「奴名叫靈兒。」太師道：「好一個靈兒！我且問你，你是伺候太后娘娘的，還是伺候先帝的？」靈兒道：「是伺候先帝的。」太師道：「你年紀多少了？先帝可曾幸過了麼？」靈兒見問此話，臉皮都漲紅了，只得說道：「今年十八歲了，已被先帝幸過三年了。」太師見了，越覺姿容妖媚，一手把她摟著。靈兒春心亦覺搖動。兩邊宮女，俱各走開。太師色膽如天，兩手抱住靈兒，便扯褲。靈兒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」太師道：「不妨，我與你乾了此事，異日必另眼看待你。」靈兒道：「妾雖經先帝寵幸，未經大戰，必須輕些，莫作殘花看待。」太師道：「我自然曉得。」靈兒道：「這兒恐有人來不便。」太師道：「不妨，我與你到龍牀之上去。」

兩人來到龍牀，正要行事，忽外面大叫：「太后娘娘駕到！」

居正聽了，大驚失色，慌忙假睡在龍牀之上。太后見居正睡在龍牀，心中不悅，命太監傳宣道：「太后娘娘有旨，張太師講書飲酒，如何耽擱許久？速即回府理事，毋得遲延。」

居正一場沒趣，忙出宮回府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今日擅睡龍牀，被太后娘娘知道，倘相傳出宮，豈不被人評論？我想古來欲謀篡位者，手下必有雄兵猛將，錢糧足備，方能成事。但在京時預備，恐露人耳目。荊州是我家鄉，又離京甚遠，叫四孩兒在家密密招集，若京師有個動靜，只須一支令箭調來。便是錢糧兵備，動費浩大，一時難以湊集。我想宋朝楊家將的子孫，聚集在岫岵山，田地甚多。宋朝以楊業有功於國，賜免糧額。

我今差了心腹官員，細細商量，照畝加糧，以備養兵之費。若遇外方兵起，我就將京中羽林軍盡出，京師空虛，然後令四孩兒提兵入朝，那時取了天下，易如反掌。」

居正正在思量，只見堂官稟道：「啟太師爺：今有外邦使臣來京進貢，現番使候見。」居正一聞此言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堂官引進使臣參見太師，命他坐下，問道：「貴使從貴國到此，有多少日子？」使臣道：「由海外而來三月有餘。所有進貢禮物，乞大人轉奏萬歲外，更有些微小禮，乞太師笑納。」未知另送太師何物，下回分解。